

◎ 文艺评论

编辑和写作都是眼光的艺术

——为晴月长篇小说《相伴》跋

卧虎

当代的中国文坛，有两位汪老，历久弥新，常常为人津津乐道。究其原因，一是他们淡雅亲和、大气包容的个人魅力，二是在当代文学史上，他们的典故和轶事也特别多。前一位汪老是作家汪曾祺，后一位汪老是编辑家汪兆骞。当然，曾祺老同时也是编辑家，兆骞老同时也是作家，同居京华和文坛的要塞，不过工作和侧重点不同而已。

曾祺老以编剧《沙家浜》名闻天下。他的小说和散文，寄寓于平淡，机巧于南山，更是短篇小说圣手和文体家。他的《受戒》《大淖纪事》《蒲桥集》，当年不少著名青年作家都能背诵其片断，影响力至今不衰，醇厚绵长如陈年老酒，愈加回味悠长。兆骞老呢，他长期任要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曾推出过全国一半以上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作品，于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同时，王蒙、冯骥才、张贤亮、莫言、陈忠实、王朔、阿来、张抗抗、铁凝等著名作

家皆为其师友。两位汪老的身上，可以说浓缩了半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而兆骞老“英雄不问出处”推介新人的方式，我以为，远有1988年以长文《侃爷王朔》向社会力荐王朔，近有两度力荐晴月的长篇小说《相伴》最有代表性。他们的故事，向我们彰显了编辑和写作都是眼光的艺术，同时也是情怀和人格的艺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整体上说，小说、诗歌、散文等，同京剧的样板戏一样，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同时，也有着假大空、模式化的羁绊。而上世纪80年代王朔干小说界的出现，与北岛于诗歌界的出现，贾平凹于散文界的出现一样，于兆骞老眼中，是一股股冲破固有的落后的文学观的清流，有拨乱反正、回归真情之效。当然，这也是他当时置许多疑惑的眼光不顾，向文学界、向社会力荐王朔的原因。其实，从历史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于文学界的一种正常反映。只是，这种非凡的眼光和

勇气，以及支撑它们的胆识、情怀和人格，对不少人来说，只会在大风大浪过后，才来得及细细品味和感悟。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和不断成熟，中国的文学担当，在注重了心灵史和人性的书写之后，又回到了家国担当。这个时候，兆骞老以敏锐独到的眼光，从朋友推荐的作品中看中了晴月的长篇小说《相伴》。

《相伴》的故事并不复杂，却能于简单之中寓丰富，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复活》的结构法。罗小凡的成长，虽与聂赫留多夫的成长不同，但精神上成长与成熟的历程，却是同样苦难坎坷的。而这些苦难坎坷，于弱者是灾难，于强者却是财富。可以说，罗氏与聂氏的成长，也是一代人成长的缩影，而作品作为作家灵魂的自传，实际上也是作家成长成熟的过程。我想，在潜意识之中，这也是兆骞老看重和一再推荐《相伴》的核心价值所在。因为《相伴》同《复活》一样，明

线是爱情，暗线却是写时代和社会。因此，兆骞老作为名编，不唯名家而厚新人，所以才有拒凌力、严歌苓这样的名家平凡之作，而力推晴月这样的新人新作的魄力和眼光。何也？良知也，人格也。

晴月，小说的长中短小四体皆备，最擅长的是长篇小说和小小说。中国有两个著名的作家群，都在河南，一个是南阳作家群，一个是周口作家群。南阳作家群，当代出了姚雪垠、张一弓、二月河这样引领中国文坛风骚的大作家；周口作家群，也出了刘庆邦、孙方友、墨白这样的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世界小小说之王、有中国最后一位先锋派作家之誉的名震文坛的大师和名家。因此，生活和成长在这样的作家群环境之中，有兆骞老这样的名编名家力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晴月也一定会成为周口作家群的骄傲、周口人的骄傲。②8

◎ 散文诗

哦，这欢畅的风(组章)

王猛仁

彼岸

凌空炸裂的爆竹一阵紧似一阵，伴随着吐绿的一溪朝霞，爆响一地狂欢。

看似斑斓的春风浩荡，没有错过晨昏的钟声。

已被峥嵘岁月靡洗的最后一枚黄叶，度过了一个看似温暖实则严寒的冬季。

没有什么可以永久地驻扎在心域，一棵千年古榕，时不时地发出大海般的呜咽。

如同你一如既往地向着南方放飞，却听不到一句轻渺的回音。

每一个浪花翻卷的时刻，每一个白云如絮的日子，你都捻成一节一节暗哑的思绪，悬挂在阳光照耀的地方，晾晒浓稠而又潮湿的雪花的唇印。

有时，我想洗净记忆，一意孤飞，你却牢牢地卧在诗歌的深处，舔红窗口的积雪。

我多想，用我的淡泊与纯真在你我的心房之间，筑一座彩桥，只容得我们两个在上面行走，我临摹着你的脚步，如影随形。

此岸观澜，彼岸牵手。

如果，必须写一首诗读给你听，那就写我们的书香往事，用这支颤抖的秃笔，蘸上火一样的颜色，潇洒地画一幅燃的七色霞光，藏在你的床头。

以此，浏览我们仅有的九十八个时辰的青春。

羽翼

坐在属于我一个人的春光里，尽量去想象：一群自由的海鸟，是如何穿过

◎ 小说

光芒(上)

邵六

“他们几个对全乡的扶贫工作都作了安排，我最后再重点强调几句：各村第一书记、村支书回去后，要把最近国家新提出的‘扶贫先扶志’‘精神扶贫，宣传好……’每天早会后，乡党委书记都要把重点工作强调一下。”

从乡里回村的路上，杨浩嘴里一直在念叨：“精神扶贫，精神扶贫，扶贫先扶志……”突然，一巴掌拍在正开车的村支书腿上，说：“有啦，有啦！”“有啥了？你一惊一乍的，这回没因二蛋挨批就不错了。”村支书放慢车速说。

村支书说的二蛋，是他们桥庄村的一个贫困户，今年四十出头，家里三口人，一个傻媳妇，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穷得贼喊到他也会伤心含泪而去。自从国家有了扶贫政策，经村民推荐，村委筛选，村支部公示，二蛋分数最高，成为第一批贫困户。村里按国家要求逐步落实了相关政策：给他家通了自来水，修缮了房子，铺了院里的地，还给他们三口买了保险，小孩也享受每学期500元的生活补贴……帮扶人员也给他送来家用不着的旧衣物。二蛋家的生活环境改善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一大截。但是，每当上级调查帮扶成效时，他不是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就是说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为此事，乡里不少受批，乡里挨了批，村里更不用提了，还因此换了两任第一书记，杨浩是局里驻桥庄村的第三任第一书记。

杨浩初来时，就二蛋的情况与上两任第一书记进行过交流，也与村支书进行过沟通。但他不违规也不犯法，

孤岛，穿过暗礁，鸣叫着，一起飞向澎湃的沙滩。

你远足的方向，我不得而知。

假定真是这样，我何曾不想用一泻千里的柔情，把握住深巷中抖落的每个细节，让雨的背景，绵绵密密地，侵袭爱的诗句。

回过头去，爱情，名利，创伤，勋章，让我的筋骨隐隐作痛。

似乎没有痕迹，没有黑暗，也没有雄性的光明。

如今，我可不可以与你站在一起，就像许多思念的藤蔓密密缠绕着，阳光与风，也无法深入。

在那古老的太阳的升落处，任由疾风骤雨穿透岁月，敲打着生锈的时光，叮当作响。

你有否察觉，我日夜盘旋于你栖居的上空，撒落一串又一串金色的羽翼？

你是否听到，我的心脏在远方，乘着蝴蝶美丽的翅膀翱翔蓝天？

即使你南移的目光永不回归，即使身旁的大海舒展无尽的航程，即使倾盆的大雨倾沛而下……

落樱

在椰林掩映的海的边缘，我默默地吟诵那首古诗，为了抚摸绿色的胸脯，我把那只动人的手伸向春天。

企盼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最后一抹朝霞坠落时，能独自摘取你沉默的背影，有如那一片疼人的落樱。

握别的双手，满是潮湿的情绪和三角梅粉红的诺言。

用诗的花朵编织成的遥遥旅途，在

每一个漂泊的渡口，都有我无声的等待，饱含沙沙作响的欲望。

孤独静谧的时刻，一首诗被你轻轻读完。

从诗里到诗外，有我残缺的梦，有你散乱的惆怅和失眠的痛苦。

不断有海风吹来。

泪花濡湿每一个沉思的季节，此时此刻，我们和夜，都被凝固如霜。

只有无休无止的风，悄悄翻译日下的誓言。

夕阳的余晖，已张开心灵之帆，并溅起点点飞白，悄悄驶向彼岸……

有太多太多的爱，溺在午夜后的诗笺上，昂首凝视着，你那薄雾似的一脸娇羞。

栀子花盛开的时节，我就在落樱处等你。

帆影

一个人的行走是异常的寂静。

坐在海滨公园的石凳上，一只皎洁的鸟，以踏烟的步履，款款踩向岸边透明的歌谣。

所有被光环隐去的日子，即便滋生诸多无法排遣的游思，也会进入芳馨馥郁的诗行。

甚至，淹没鲍肆飘来的铜臭。

看似一种火焰的温情，在接近春天的喧腾世界里，也会焚毁诸多陈腐的记忆。

我不相信每一株花草的叶尖，都藏着没有结局的秘密。

当一切成为既定的事实，你缥缈如纱的眼睛里依旧储满了温润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一种淡墨重彩深深地感染。

过早逝去的白昼，只留下一兀窈窕的帆影，和孑然一身的孤独。

心的城郭，天天哼着芬芳的小调，忽明忽暗的记忆，撩拨着声嘶力竭的眷恋。

写满诗境和翰墨的客栈，是否还有

一颗心在倾听？

海心

婆娑的树影，已把往昔的焦虑、寂寞、困惑一一隐蔽。

霓虹灯下的幽光，是我千里寻梦时的一双利眼。

清晨醒来，方知一切神韵的闪现，都在你的明眸中晶莹，或者细暖。

思念袭来时，默默咀嚼着一粒咖啡豆，俨然看到中原一朵洁白的雪花，正沿着大街小巷，漫悠悠地，奔向大海。

天天越积越厚的心事，阳光般地追着春天的脚步，等待夜的焰火再次闪耀。

我陷入了一棵树的内心，不知所措。

一种默念，在嫩绿的色彩下诞生，又在泛黄的纸笺中倾诉。

一页页，一行行，成了茫茫的海洋。

旷日持久的追逐，终于揭开了深不可测的心底，那是滚烫的海心，将涨满夕烟里的召唤，厚厚地嵌进山前屋后。

从此，春风一样的笑容，开始布满两个人的夜晚。

继而，裹进我海底般宽阔火热的胸怀。

了。他到超市买了两瓶白酒、一包花生、一袋豆腐干、两盒红旗渠，又给二蛋的傻媳妇买了一袋方便面。快到晌午，杨浩到了二蛋家。二蛋的手脸都洗过了，但不干净，还有一层灰尘蒙在脸皮上，尤其是耳根后边的区域，几乎能用刀“砍”下来一层，院子也露了真容，傻媳妇满屋乱扔的破衣服、烂袜子也都收拾到了床上。八九月份的天虽有凉意，但杨浩还是坚持把屋里的小方桌搬到院里。二蛋找了儿子的作业本，撕了几张铺到小方桌上，把上级扶贫发的小药箱给自己当凳子坐，给杨浩找了几块砖放上一件破衣服算是他的凳子。杨浩把酒、花生等放到桌子上，二蛋从厨房端出两个碗。杨浩一看，这碗也不知道多久没有刷过了，几乎可以揭下来一层。他接过碗洗了足足半小时，才算看清碗是白色的还有花边，其中一个有几条裂纹。“将就着用吧，酒能消毒。”杨浩这样安慰自己。二蛋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点点头又摇头，好像要对酒进行评论，但最终没有发出声。又用手捏了一粒花生放到嘴里，像久经沙场的老将，在等着对手出招——看杨浩怎样教自己向上边汇报。这样等了有几分钟，杨浩喝了一口，又给二蛋碰一下碗，示意他喝。二蛋端起碗放到嘴边没敢喝又放下，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杨浩。“蛋，你也是身强体壮五大三粗的，不憨不傻，也不少鼻子不缺眼的，咋混到这一步了？”二蛋愣了足足两分钟，他没想到杨浩没按套路出招，问了这些与检查无关的、从来也没人问过他的话。②8 (待续)

都拿他没办法；也问过他到底想啥，

二蛋说不想要你们给我铺院子，也不想要自来水，也不想要小药箱（医疗帮扶的便捷药箱），我想让你们给我酒喝。

为了二蛋在上级暗访时说实话，帮扶人也不少想办法。给他弄两瓶酒，他当面说得头头是道，还感谢党的政策好，让贫困户得到了实惠呢。但到了调查组落实情况时，还是如故。你说这事让人心焦不心焦？村支书提起这事也是头皮发麻。

杨浩去二蛋家不知多少次了，二蛋有时在家有时不在。有一次，他想去二蛋家打扫一下院里的卫生，拉近一下距离。杨浩拿起断把子扫帚敲打院子，靠墙半躺着打瞌睡的二蛋抬起头皮着看了看一声没吭。杨浩是咬着牙吃完的，放下扫帚离开时，那股腥臊味熏得他差点吐出来。这时，二蛋不阴不阳地说了句：“领导有烟没？弄根烟，扫那弄啥？”杨浩气呼呼地扔给他一盒，没有理他就离开了。“领导慢走，下次来时弄瓶酒吧！”二蛋得意地说道。

有个周六，杨浩正在给二蛋家的烂窗户钉塑料布，二蛋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放学了。看到小孩的脸脏兮兮的，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洗过了，手像乌鸦爪子，杨浩心里很不是滋味，放下手

中的活，接了一盆水给孩子洗了手脸，问了问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窗户没钉完，杨浩一句话没说就沉着脸走了。这次，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跷着二郎腿的二蛋，放下腿想站又没有站起来，说了句：“老杨，你慢走。”

杨浩一怔：不对，这次没要烟呀？

又一次，周一的上午，杨浩把自己孩子小时穿的老婆婆没舍得扔的衣服找了几件带到了二蛋家。二蛋端着饭碗靠着门正在吃饭。杨浩接了一盆水，给孩子洗了手脸，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捏着鼻子，把换下来的的衣服放进垃圾袋扔到了外边的垃圾堆。“来伯伯送你上学校。”“哥，让他自己去吧，他知道学校。闲了过来咱喷喷呗？”二蛋跟到大门口，又向前走了两步，伸了下头说。杨浩没有理他，拉着小孩的手走了。小孩子蹦蹦跳跳，跟着杨浩去了幼儿园……

“扶贫先扶志。”杨浩一直在想着这句话，也决定与二蛋好好聊一聊。二蛋在靠墙角蹲着，看到杨浩过来就停了下来，半张着嘴不知要说什么，“蛋，我今晌午请你喝酒。”“中，在哪？”“你家！”“我家？”因手头紧，二十多天没闻过酒气的二蛋愣怔着：上级又检查了？有可能，上头好久没来了。“你把家里收拾收拾，我去去就来。”杨浩扭头走

游东戴河有感三首(外一首)

王志洲

美哉兴安岭

台风过后暴雨停，
海天一体雾蒙蒙。
有幸畅游东戴河，
劈波斩浪乐无穷。

忘掉老病忘年龄，
大海一游扩心胸。

莫道人老桑榆晚，
夕阳朝阳一样红。

远眺深海似平静，
近看潮水波涌涌。

人生好似游大海，
挑战风浪靠智勇。

兴安风光好，
夏景世无双。朝霞染林海，
百鸟齐歌唱。云瀑泻山涧，
松涛奏乐章。林深野味多，
草茂百花香。

碧水映蓝天，